

新闻稿

陈界仁：以幻解幻

2023年8月5日—2023年10月22日
长征空间，北京

.....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，我然后方成正觉。

——光目女（地藏菩萨前世）

2023年8月5日至10月22日，陈界仁的个展“以幻解幻”将在长征空间呈现，展出其近两年的三件录像新作——《在没有世界的世界中 I》、《在没有世界的世界中 II》（2022）、《风摧肉身》（2022—2023），以及六份文件。

跨国金融资本集团、军工复合体、数位与生物科技巨头等公司王国所共构的帝国，通过掌控全球互联网系统建构的全域式操控技术，左右全球绝大多数人的感知路径、感觉构造、欲望方向与思维模式。昭然的事实是掌控公司王国的前 81 名富豪所占有之财富，已超过全球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总和；全球陷入心理健康疾病的患者占比超过八分之一（约 10 亿人）。在帝国的新殖民主义 / 新种姓制度成为现实时，陈界仁将他从《十二因缘——思考笔记》（1999—2000 / 重新编辑 2018）以来，讨论被加速离心机抛离而出的诸众，在看似透明、实则管控更加严密的时代里，如何重建自身主体与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所展开的感性思考——这个以《她与她的儿女们》命名的长期创作计划包括引言《在没有世界的世界中 I&II》、序章《风摧肉身》、第一章《中空之地》（2017），以及未来将继续发展的章节，都将从不同面向对相关主题进行讨论。这些录像作品既可完全独立观看，也可连结成前后相互呼应的对话与讨论。

制造幻象（illusion），始终是帝国操控人的感知的关键技术，但当前帝国制造幻象的策略，已不同于柏拉图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，将幻象与真实视为绝对对立的二元关系，而是以质变各种进步观点，将其改造为无损帝国存续与去除政治经济学等的伪多元文化主义，诱导无数人陷入伪多元文化主义迷宫中，进行内耗式的争斗。感知世界的方式决定人类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——对于帝国的全域式操控技术，如何发展脱离操控的方法，既是广义政治中的关键课题，也是建构自身主体与重塑社会的核心工程，更是艺术之所以必要存在的原因。

对陈界仁而言，面对帝国的全域式操控技术，更应该重思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根本性问题，其中之一即是关于何谓“幻象”的课题，对此，陈界仁援引佛法中的幻相（māyā）观解构帝国制造的幻象困境。佛法中谈论的幻相主要指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处于不断流变的状态，是所有事物为何汇聚、形成、存在、衰败与消逝的原因，了解这个道理，才了解所有事物都来自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系，佛陀称此认识论为真如（Tathatā）。佛陀提出此辩证观点最主要的核心关怀，即是为了打破婆罗门阶级通过庞大的神话叙事所建构的种姓制度。换言之，佛陀藉由指出没有什么事物具有绝对不变的本质，因此所有的众生（包含所有物种）都是平等的，更不存在血缘、种族与文化等的贵贱之分。

Address: 798 Art District, 4 Jiuxianqiao Rd, Chaoyang District, Beijing

Mailing: Long March Space, Beijing. P.R. China, 100015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艺术区 | 邮编 100015

陈界仁之所以招唤佛法中的幻相观，即以追求众生平等的未来观，解构帝国将新殖民主义 / 新种姓制度自然化的未来观。或者说，就文化与艺术生产而言，关键不在其内容为真实或虚构与使用什么样的媒材，而在于其是否在新殖民主义 / 新种姓制度下，指出通向平等社会的各种途径。

在此次展出的《在没有世界的世界中 I&II》中，其命名指当前的世界已没有任何可逃逸的外部，而影片中于黑夜荒原上的孤独静立者，在被从自然雨水到如资讯流般的非自然雨水不断包覆与穿透时，仿佛当代个体的处境，但其始终维持平静的沉思脸庞，也仿佛以平静之姿与不断变化的无尽资讯流进行某种对质。

在长达 69 分 30 秒的《风摧肉身》中，以人类社会进入新黑暗时代为叙事起点——一位失业且无法申办信贷者，在只能申办由帝国规划的“协助优化生物功能贷款专案”后抵达“候转区”，于等待成为生物实验耗材的过程中，逐渐体悟到看似“无用”的其他被抛弃者，在没有任何出路的环境中，如何开启重建主体的另一种认识论。

在六份文件之一的《再现空白》（2020 / 电影、演讲表演）中，陈界仁则通过回忆母亲生前曾说过的话语，认识到从有人类以来，就存在两种造幻技术的斗争，他称这两种造幻技术为“彼岸—造幻治理术”与“空性—造幻术”，前者如同当前帝国使用的全域式操控技术，后者则是在既造幻又解幻的辩证过程中，体悟到——欲改变帝国将新殖民主义 / 新种姓制度自然化的未来观，需先改变我们被帝国植入的生命价值观与世界观——而这仅需使用素朴的语言即可展开。

关于艺术家

陈界仁 1960 年生于台湾桃园，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台北市。陈界仁的创作媒材虽大都以录影装置为主，但其从拍摄影片的生产过程开始，即对合作者、参与者的组构形式，不断进行各种实验与实践，使其创作同时还具有提出另一种社会想像的行动性特质。

在冷战 / 戒严时期，陈界仁曾以游击式的行为艺术干扰当时的戒严体制，1987 年解除戒严后，曾停止创作八年。1996 年重新恢复创作后，开始和失业劳工、临时工、移工、外籍配偶、无业青年、社会运动者等进行合作，并通过占据资方厂房、运用废弃物搭建虚构场景等行动，对已被新自由主义层层遮蔽的人民历史与当代现实，提出另一种“再-想像”、“再-叙事”、“再-书写”与“再-连结”的拍摄计划。

2010 年起，陈界仁更积极关注在公司王国的“全域式操控技术”下，全球越来越多人沦为泛临时工与丧失自身存在感的现实，他将这个全球普遍现象，简称为“全球监禁、在地流放”，并试图通过源于佛法的“以欲化欲”与“以幻解幻”的思辨路径，借此思考如何质变“全域式操控技术”的可能性。